

Waiting for you ✨
以我今世
许你来生

岁月的光晕透过指尖到达寂寞的彼端。

同在墨尔本，我们却有南北半球的距离。

以我的微笑衡量你的伤悲，我总是说：来，给熊猫笑一个。

此生如此，只能以我今世许你来生。

♥ 神月离人 著



小龄女青年坎坷求学路 墨尔本天空下绚烂却真实的爱情故事
神月离人用最微笑的笔触勾画出最忧伤的爱情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以我今世许你来生

Waiting For You

神月离人·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以我今世许你来生 / 神月离人 著. —昆明:

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9.7

ISBN 978-7-222-05972-6

I. 以… II. 神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2018 号

以我今世许你来生

作 者: 神月离人

责任编辑: 朱海涛 玉波狄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 郑中莉

特约策划: 周 燕

执案编辑: 文 一

装帧设计: 嫁衣工舍

特约印制: 徐冬梅
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政编码: 650034

网 址: <http://www.ynpph.com.cn>

E-mail: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0

字 数: 25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书 号: ISBN 978-7-222-05972-6

定 价: 26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目 录

001	楔 子
005	第一章 混血美少年
047	第二章 竹马向前冲
077	第三章 意外的表白
107	第四章 黑心竹马白
137	第五章 混乱春节晚
165	第六章 眼见不为实
191	第七章 难忘往事伤
249	第八章 混乱甩不开
299	第九章 错过是永恒

楔 子

2007年12月31日,传说中的墨尔本不眠夜。

Flinders Street Railway Station 前的人群密密麻麻,拥挤不堪。他们举着酒瓶,红着鼻子,吆喝着,叫嚷着,疯狂得像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
街道上到处都站着情侣,穿着漂亮的新衣,大方地当众表演着卿卿我我的戏码。

远处有不知名的歌手驻唱,气氛 high 得像着了火。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反反复复播着些看不懂的画面。

有些无奈地看着被挤离2米多远的室友,我艰难地抽出一只手,意思意思地挥了挥,表示自己还能看到她:革命军目前虽然处境艰难,但革命的火种没有灭——我们尚未被冲散,只是距离有点远。

和身高勉强够得上中阶层的我不同,我的室友李沛霖的个子很娇小,在汹涌的人潮中,几乎快被高壮的老外们湮没。

然比起这个,我更难忍受的是鼻子里不断蔓进的刺鼻香水,前方黑皮大妈尤其特殊——腋臭加汗臭,熏得我两眼直发绿光。

我实在无法忍受地向后退去,余光深处,有个貌似漂亮的小正太正在我五点钟方向摆手呐喊。

在大义面前,友情往往是脆弱的,只是报应通常也来得很快。所谓的优良正太,竟是

我这个大近视忘戴眼镜后的大错特错，那一脸的雀斑啊！

我含泪看着自己被挤青的手臂，怨恨地仰头望天：这是什么世道啊！居然连近视都歧视，还有没有天理啊！

在这个几乎出动了全城的自由聚会里，帅哥竟都在无声中……遁形了！我几近三百六十度地扫视，入目的却仍然只有看不尽的东西方美女。人比花娇，妆比夜浓，穿着性感装束窜来窜去，尽伤害我小小的自尊心。

他那边……也是这样吧。我扯了扯嘴角，低头看了看悬在手腕上的表，离新年仅仅只剩一分钟。

“45, 44, 43……”突然地，有人带头数起了数，接着便不断有人加入，我转过头望向礼花即将蹿升的方向，等着那所谓的动人一刻。

“干吗呆站着，数啊！”不知什么时候挤到我附近的李沛霖，抓着我的手就往上举，跟着老外的节奏一起挥动起来，“24, 23, 22……”

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微抽的嘴角，更相信现在自己的样子绝对暴蠢。但沛同学一向是标准的人来疯，那种热情的温度，灼得我的脸也跟着发红。

无奈中，我也别无选择，只能把傻子精神贯彻到底，跟着咆哮：“12, 11, 10……”

阿弥陀佛，还好是在异国他乡没啥熟人，丢了脸也不怕！只是看着李沛霖兴奋的脸，不知怎的，我竟然也 high 了起来，一股热力直冲上脸，嘴角不受控制的越来越向上。

相视一笑后，是更为夸张的动作。开始叫，开始笑，开始跳。

在这个尚还很陌生的城市里，我们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有的，只是一颗怀抱着梦想的心。

“5, 4, 3, 2——1! Happy new year!”整齐的叫喊，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欢呼，震得耳朵发麻，却忍不住好笑。

我还没来得及和室友拥抱，已被一边的秃顶胖大叔用力地搂到他肉肉的胸前。他激动地亲吻着我的头发，那“吧唧”声听得我差点热泪盈眶：tmnd，为啥我身边站的就不是个帅哥？

然我连英勇的反抗还来不及做，他已兴奋地松开钳制，转身去和那不知是认识还是陌生的金毛男抱了个满怀。

这丫的还真是男女平等！我欲哭无泪地扒了扒头发，却发现室友正没人 G 罩杯的波浪之中，异常痛苦地挣扎着。我对比了下自己和那位热情的白人大娘，发现她的身材约莫是我和室友加起来还得要撑一撑的宽度……

冷汗微滴，我默默地转过头：唉，咱没戴眼镜，啥都看不见，看不见……阿门！

仰头望着那伴随新年钟声，瞬间爆入空中的烟花。大朵大朵的璀璨，将整片夜空，照得如同白昼。

新的一年，到了。

所以，所有的旧事，都该要抛开。如同留在手机里的，那封来自美国的 message：彤琪，我拿到绿卡了。

2008 年的 1 月 1 日，是我留学澳大利亚的第三十八天，是我即将搬进自己租选房子的第一天，也是……我和交往五年的男友，分手的第一天。

曾经，我在东半球，他在西半球，我们曾用一根无形的线，将爱情保留。

现在，我在南半球，他在北半球。一张绿卡将我们的情感线，无情切断。

2008 年的 1 月 1 日，我漫长的初恋旅程正式宣告结束。

可是，我没有哭。

或许，是因为那烟花……太美，美得一点也不寂寞。

第一章 混血美少年

C H A P T E R 0 1

墨尔本的夜晚，是宁静的躁动。如同这飞驰的火车，满载着疲惫归去的人们，拥挤得仿佛沙丁鱼的罐头。平静中，隐着点点兴奋退去后的倦意。

我无比崇敬地看着李沛霖，看她不过一米五的个头，钻来潜去的，竟能从一群人高马大的鬼佬手中抢得了两个靠窗的佳座——浓缩的，果真是精华！

“要你有什么用啊？”李沛霖把我从头看到脚，又从脚看到头，似乎怎么都不明白为什么身材并不足够纤细的我，会被挤得像个陀螺般直在原地打转儿。

“当花瓶用。”我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一脸正色地回答，“还是精品熊猫版，独家发售哦。”

李沛霖闻言，如遭雷击，目光如火燎般，死死盯着我。

如果视线可以杀人，那么，估计我已死过万次。

为了不死第一万零一次，我在心里长长叹了口气，然后故作娇羞地半掩着脸：“讨厌，干吗这样看人家，羞死人了啦！”

.....

一阵沉默后，是李沛霖无比绝望地低吼：“天啊，谁来打死这头厚脸皮的猪！”

“猪？猪在哪儿？”我微侧过头，轻挑着嘴角。余光可以看到玻璃里映着我慵懒的表情，散漫得仿若流氓，却舒服得根本不想改。

“除了你还能有谁?!”

“我?我怎么可能!猪哪配和我比?我可是一等一的国宝户——大熊猫是也。你看看,你看看我微妙的眼睛!”我起身凑近李沛霖,手指直指自己的下眼眶,“这可是烟熏妆都画不到的纯天然效应啊!”只有苦熬n个夜晚,才能换得如此成就!

白眼一翻,李沛霖无力地偏过头,扶着额头一副痛不欲生的模样。我成功地让她再次陷入因为认识我,而恨不得掐死自己的情景。

可惜老天一向不公,偏偏总喜欢个头矮的,所以,我的报应也来得飞快——

只见火车习惯性地一震,将姿势异常不安分的我,非常华丽地直接送向对面,用冲撞的方式!

好典型的投怀送抱啊!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额头,传来了青筋爆裂的声响。条件反射下闭上的眼还没睁开,鼻间已窜入一股浓重的腋臭味,呛得我恨不得捏碎自己的鼻子。

欲哭无泪。这样浓重的味道……就算对方是个无敌大帅哥,我也无福消受哪!何况,根据我的后脑勺感触到的松软肉感,再傻也知道……这绝非帅哥所能有!

我挣扎地抖开了眼,对那位不知多少岁的胖胖秃顶大叔抱歉地一笑,感觉虚弱而无力。

余光,悲愤地捕捉到两抹笑意。

一个理所当然的,是李沛霖同学的嘲笑;而另一抹笑意,来自一双陌生的眼眸——那如琥珀般清宁的瞳仁里,带着一丝淡淡如烟的笑意。

心脏,不觉一抽。

那是怎样美丽的少年啊!

璀璨如珠的金发合着光线,熠熠生辉。他微低着的脸很清秀,褐色的眼珠浅得近乎无色,微粉的嘴唇有些许女气。在一车人中,格外显眼。

可如此秀美的面容,却搭配着异常凌乱的装束——精致的绸衬衫被扯得乱七八糟,接近领口的地方有几处裂痕,脖子上甚至还带着乌青。

狼狈不堪,却带着堕落的颓废。让这个年轻的男孩在清澈之余,更多了丝性感。

天生的尤物,罪恶的蛊惑!我不禁啧啧,无端相信这番景致,定能唤出无数狼女尽

yy。

然尽管我自认表现得足够邪恶，心里却有一种忐忑的情绪，来得突然，更是莫名。只因这个男孩虽看似面生，却诡异地带着一丝强烈的熟悉感，总觉得好像曾在哪儿见过！

只是……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认识的老外，屈指可数，亦不易忘。

我歪着脑袋努力地想。恍惚中，脑海里突然闪过一张精致的脸，搭着烟雨蒙蒙的西湖美景，被时间的洪流不断冲刷，终变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残像。

那种颓废的感觉，熟悉得……仿佛深入骨髓。

啊！我知道了，这家伙像他——白翟大恶魔！一想到那个面容美丽，表情可怜，内心邪恶的恐怖分子，我就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

结果，这个哆嗦太霹雳！我一个不稳，被火车的急刹扑出，又重重地撞到了前面的玻璃。

眼泪横飞。因为痛，更因为糗。我无语地垂下了脑袋，天妒红颜，天妒红颜啊！

Oh, my god! 为啥倒霉那斯，爱我爱得如此深沉？

“亲爱的彤琪，你想什么想得这么‘惊心动魄’？”李沛霖强忍着笑，出言糗我，面部的肌肉却抖得很是厉害。

我郁闷！头一扭，却对上了一张精致的脸。这才发现嘲笑我的恶劣美男，不知什么时候取代了胖大叔，坐到了李沛霖身边。

妈的！我说这丫的怎么突然一脸春光，原来是被帅哥普照了，莫怪她如此灿烂：“怎么？这哥儿们入了你的法眼？”

“去！说啥呢！”李沛霖谨慎地环顾了周围一圈，发现附近没有中国人，才一脸正色道，“这种好料，给女人太浪费了！”

……

冷场。

我抽搐。

腐女真无敌！

不久前才知道，这丫头是耽美文化的忠实拥护者。论坛专逛闲情，看文绝对男男，嗜好非常 yy。

李沛霖见我彻底无语，只能讪笑着改变话题：“我是叔控，墨尔本没有我的型。”

“那归我好了。”我笑得有些可恶，想想又有点儿悲惨。澳洲是个充满帅哥的国度，眼前的金毛虽称得上绝色，但不逊于他的类型也是屡见不鲜。

可惜的是，帅哥都不适合我。因为我已逐渐奔向怪阿姨的年龄，而澳洲的帅哥在十六岁前是鲜花，十八岁后成残花，如发现二十岁以上的，恭喜，赶紧买彩票吧，那可是罕见的昙花！

满街的大叔真的很大叔，叔得我看了就想哭——那浑圆挺实的西瓜肚啊！曾几何时，他们也是水嫩欲滴的正太君，面容俊朗，身姿挺拔，可现在却……不禁感叹：岁月，咋就这么能摧残人呢？

“切，你不是有男友了吗？”李沛霖不齿。

她见过我和前男友卓奇的照片，那上面他笑得无比温柔，我乐得一脸灿烂。我们头顶着头像两头蛮牛，却似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。

我想他应该被镜头美化了一番，才会让这小妮子有如此感叹：糟蹋，赤裸裸地糟蹋啊！上天，你怎么就把这样的极品分给伪 loli 的真大妈呢！

我当时差点没憋气身亡。在这个遍布祖国花朵的破地方，我一年芳二十三的大好青年，就这样直接过度升级到大妈了？

不就是被中介骗了骗，导致运气不佳，而不得不爬去和一堆准备升大学的小弟弟小妹妹上同个班、同个课吗？这天杀的破中介，比岁月还能摧残人！

“我们分了。”我淡淡地说，波澜不惊，心若止水。

这个大事实，在 2008 年第一个零点，已永远地从我的手机里删除了。

“鬼才信！”李沛霖闻言微微一愣，盯着我看了又看，才不屑地咻了一声，鼻子歪得半天高。

“公共场合，请注意形象。”对她的不信，我只是笑。

“这话就你没资格对我说，何况别人又听不懂。”

“这可不一定，我给你说个故事。”我看她一脸乏味，多少有点儿伤自尊。尽管连自己都知道，我讲故事那叫一个无趣，没滋没味比和尚念经还寒碜。每回儿讲完就我笑不可抑，人家都当我有病……

“一日，上海某男逛街，突遇一黑人走在其前，通体发黑，油光闪闪，比墨还正，比酱还深，于是忍不住说：靠，谁啊！这么黑！谁知那黑人当下转过头来，对着他就呸：操你x的，就你白！”

“噗”的一声，李沛霖听得直接噎了气。

她的反映让我忒有成就感，那咸鱼翻身般地舒爽哪！

不由得，仰头狂笑。

“公共场合，请注意形象。因为别人……不一定听不懂。”金发帅哥突然出声，十足的调侃味，笑容闪闪的很是耀眼。

那头在灯光下有些透明的浅金色头发，像夜空中忽闪的星星，晃痛了人眼，让我无比的，超级的……囧！

囧，真囧，囧到极点后，是内心震天的哀号：妈呀！“就你白”的墨尔本版啊啊啊啊！

这就是我和齐放的第一次交锋。

我输得面红耳赤，一败涂地，泪奔无力——还有什么，比在帅哥面前出糗更丢脸的？尤其我还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栽！

我只恨手中无铲，不能挖个地洞钻下去。

齐放却似乎觉得我的呆蠢非常有趣，大方地直视我的眼睛，嘴角还勾着淡淡的微笑。

那双浅浅的琥珀如一汪清宁的幽深，吸得我目不转睛。直至听到他终忍不住迸出的笑声后，我才羞愧地迅速收回自己大胆视线。

天啊！地啊！雷啊！电啊！我的脸啊！你在哪儿啊！我无言地低下头，再不想看那张比我漂亮甚多甚多的面容。

丫的，这世界上有一种男人，出生就是为打击女人自信的！而眼前这位，明显就属于那种该下地狱的族群！

帅哥，果然没有一个是纯善的！回想多年来的历史痕迹，我更是在心里默默流泪，那些惨淡的遭遇啊！

兴许是因为这些回忆，之后的几站路，我相当难得地扮了回“贤淑”，许久都不发一

语。为自己 2008 的第一次艳遇，进行沉默的哀悼。

齐放见我说话，也没太在意，操着口纯正的中文，和李沛霖相谈甚欢。

我亲爱的室友大人，虽看不上非大叔样的齐放，但对出卖同人，是丝毫没有犹豫的。在最短的时间里，将我的糗事毫不留情地全都抛了出去！

这就是女人的友情！天理啊！公道啊！警察叔叔啊！你们在哪儿啊！我悲愤！

李沛霖瞄了我一眼，最后才怜悯地施舍了句：“总的来说，彤琪还是很不错的……”

无语！我彻底挂了！

郁闷地转过头，玻璃倒映着我强撑的冷淡。那种少见的正经，自己看了都有些想笑。若国内那帮兄弟看到我现在的模样，估计会以为自己还没睡醒，重新钻回被窝吧？

分手日，是非多，这话说得还真没错。我在心里直犯嘀咕，注意力却忍不住地一再地投放在他们身上。

对于齐放，我有种本能的好奇。帅哥的吸引力，从来都是大过天的。尤其他还长得像白翟——那个在我尚还很短暂的人生中，印刻下擦不去痕迹的少年。

从两人异常热切的讨论中，我知道齐放是我们未来的校友，今年大三，双学位，主修中文，是少见的过了 20 岁、仍不灭帅样的稀有品种。他的话虽然说得不多，却句句都是字正腔圆，基本可以直扣主题，信息透露得非常清楚，连猜都不用。

不过他居然只比我小一岁，倒让我们非常意外，还真是朵极品的昙花啊！何况，这朵稀世珍品，居然还混了中、法、意、德四国血统。

丫的，赶明儿个我就买彩票去！我撇了撇嘴，心知齐放这情况，在人种繁多的澳洲其实并不少见。只不过像他这样完全看不出中国样，却能讲一口流利中文的人，定是不多见的。

在异国他乡，从一个皮白如雪，发若浅星的帅哥口中听到中国话，心里自然会有些诡异的感动。

我想我一定是太想家了，嘴角勾出一个淡淡的笑容，在玻璃中投影出飘若烟花的表情，虚得很不像我。

卓奇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了一个和你最爱的表弟很像、很像的人哦！

就在我们分手的……第一天。

第一次知道,整天嘻嘻哈哈没个正经的自己,也可以如此的多愁善感。所以即便眺着无限的黑,也能想起遥远得仿佛已退出记忆的大院。如西子湖畔不灭的灯火,安静中透刺着喧嚣的华丽。

很多事情过去了,但是,却不会简单的忘记。

如同,我和他及他们度过的每一天。

记忆并非真的太过快乐,只是暂时还戒不掉。

“想什么呢?下车了!”李沛霖的猛然一拽,拉回了我所有的思绪。

我低头看了下表,指针,正奔向凌晨一点的位置。然一下火车,迎面扑来的阵阵热风,却烧得我差点没跳回车上。

这恐怖的一月,简直像个蒸笼,我可一点儿也不想当包子啊!

我深深叹了口气,心知自己今天估计是睡不成了。没想到墨尔本这样繁华的时尚大都市,居然不兴装空调!有这等设备的房子,除了市区竟很难见到。

太多、太多次,当我看到温度计奔过四十的红线时,忍不住仰天咆哮:“他爷爷的,澳洲,你有够落后!”

房子,是用木头做的——不隔热;屋里,是没有空调的——不先进;冰棒,是甜得发腻的——不爽口;打的,是用百起价的——不够钱!

我悲!这样简直就是天天免费洗桑拿嘛,穷惯了的我怎么受得起啊!

李沛霖显然也很郁闷,连和齐放道别都一脸的意兴阑珊。我一个劲儿地在心里偷笑,这条生龙终也成了蔫柿子。

齐放却非常具备东道主风范,异常认真地用中文和我们道别。夜色中的他真的很帅气,耀眼的金发投入昏黄的光晕中,仿佛炫出了一层淡彩,将他俊美的脸包裹其中。

镀上金边的王子。这样的短句虽然肉麻,却再适合他不过。

我不由微笑,像中了邪般望着他。他高贵的气质,深邃的五官,认真的表情,都无法搭配整不好的凌乱所带来的致命诱惑。

格格不入的,性感。

极品的……小受啊！我被自己突然冒出的想法狠狠雷到，只能假装咳嗽别开脸。想咽下冒到嗓子眼儿的笑意，余光却因他褐眸里流转的神采而微微一颤。

那感觉……呃！还没来得及想清些什么，脸上已遭奇袭——齐放突然弯下腰，在我的颊边浅浅地一啄：“彤琪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这是澳洲的问候方式，祝你新年快乐。”

太，太突然了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已依样画葫芦地在李沛霖脸上也蹭了一下，然后突然回头，又揉了揉我的发，才潇洒地扬长而去。

靠，好大一色狼！我还没来得及骂，李沛霖已小声地嘟囔了句“赚了”，目送他的背影的双眸里，甚至挂着丝浅浅的迷离。

“唉哟，这位小姐，可是动心了？”我嘴角微抽，试图转移视线，以抹杀残留在脸上的温度。

这丫的居然连我这块老豆腐都啃，亏他还帅得人神共愤，实在太没品了！

“怎么可能，他又不是我的 style，赚便宜的人是你才对吧？你个正太控！”

“我明明是吃亏了才对，我这么纯洁，豆腐如此鲜嫩。”

“真不要脸！”李沛霖朝天翻了个白眼，然后做了个呕吐的姿势。

“亲爱的，你有了吗？几个月了？”我模仿着校医室的医生，老气横秋地问，气得李沛霖追着我猛捶。

我嘻嘻哈哈地在前面跑，心想总算吐了口恶气。我们学校的医生忒特别，只要肚子痛，不管你是什么原因，一律先正儿八经地问两句——“Do you have a baby inside（配合指肚子的姿势）？How can you know you don't have a baby？”

澳洲的天气和杭州的很不同，干燥气闷，温差变化很大，因此初来乍到的我，一直因水土不服而有拉肚子的毛病，然几番看病，次次被问，甚至俊大叔型的医生也是如此，其频率更可比“今天你洗头了吗”的英文怀孕版，气得我直想吐血。尴尬之余，只能仰天长叹：纯洁如我，怎么会被这般怀疑呢！

李沛霖总爱恶狠狠地嘲笑我：“大娘，您这是第几胎哈？”

我每次都好不郁闷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怎么看都看不出半点的孕妇相。何况，被这炎炎烈日活活蒸掉的那几斤肉，在阴间也不允许我像孕妇哪！

直到上周五，她因为吃坏肚子，也去免费体验了把“今天你有了吗”，这才彻底哽住